

开·卷·书·坊



徐雅
舊書陳香

上海辭書出版社

开·卷·书·坊

徐雁
舊書陳香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书陈香/徐雁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6

(开卷书坊·第2辑)

ISBN 978-7-5326-3899-4

I. ①旧… II. ①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3798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杨凯
助理编辑 吴艳萍
技术编辑 顾晴

旧书陈香

徐雁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4 字数 146 000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3899-4/I·188

定价: 32.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9213456

旧
书
陈
香

闭门读旧书,开卷觅新知

“旧书陈香”,当是一个能令吾等书痴酒徒们顿生绵长回味的书名字。在历经了时间更迭和空间位移之后,记载着旧人言行和旧事情理的故纸,依然会在无意中被有心人拣拾起来笑谈一番,犹如盛宴上忽然启封的一坛被主人遗忘已久的陈年老酒,顿时香醪满室,欢声盈座。于是,言者乐道而闻者悦纳,一种人文的精神,便在如此这般的言传中传承着……天地之中,今昔之间,这种跨时空的心灵对话,该是怎样的一种惬意呢?

适才浏览本集目次,所及“旧人”如毕沅、胡适、卞之琳、张中行、何为、鲁彦、艾煊之属,所阅“旧书”如《猎书小记》、《猎书记趣》、《买书琐记》、《音尘集》、《围城》、《青春之歌》,乃至那些《过去的中学》、《胡适选专业》之类名新而实旧的书册,莫不是笔者在书林学海中随缘邂逅,偶获尚友者也。于是或在

风之晨，或于雨之夕，心有所感，遂遣词而造句，联篇以成章，得以略陈往哲昔贤的生平事功乃至精神实质于万一。

那么，所谓旧书的“陈香”，其教益吾人得而闻乎？

西哲云：“读史使人明智。”东贤曰：“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可知“读史”乃是自知知人的捷径之一。虽说白驹过隙，逝者如斯，俯仰之间，皆为史迹，但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现世当下，我们既已领教了种种披着时尚外衣粉墨登场的新角色，在卖力地演出着有关功名、利禄、情色的老脚本，那么，能不“闭门读书史”么？（按：句出韩愈《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唐代先辈谓《尚书》、《史记》之类传统经、史典籍为“书史”）

因而读些旧书，或能借得一双慧眼，把这纷扰的“新世界”，尽量地看得明白、清楚和真切一些？因为对于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性的人而言，“吃一堑”所长未必仅是“一智”，他或许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最后达到融会贯通的人生境界。

何况，善读旧书者，或能把书本中记录着的深刻教训，化作自己的有益经验，再把这种间接的经验教训加上自己的阅历体验，从而化合出一种为人处世的大智慧。至于温故而知新，推陈而出新，除旧而布新，在受教求知的基础上，有所创意、创造和创新，这或许更是闭门读旧书、开卷觅新知的又一重好处了。

尝闻“新儒家”著名学者唐君毅先生（1909—1978）论学名言云：“不读书而只自恃聪明智慧以思想一切、判断一切，亦恒不免肤浅”，“人不多读书，只凭自己一点聪明智慧去判断自然、宇宙、人生、社会，又如何能达于细微深远之事物与真理？”

他认为，读书可以增加人的“思想深度”，人们须得借助读书来了解人类文化史，以求解自然、宇宙、人生、社会这几部“大书”，因为“书籍虽是后于人类文化而有，然而都是人类文化之镜子。人必须从此镜子中，才能了解整个人类文化之大体，而自自然世界走入人文之世界”。

他指出：“直接单纯的一个思想，从来不会深

的。只有对一个思想再加思想，才能使思想深。读书即是在思想古往今来的他人的思想。人只有走过他人所已走过的，才走得远。人亦只有思想过前人所思想的，才能思想更深。我思想前人的思想，而前人的思想，又是更前之人的思想来的。人类的文化史与思想史是无尽的后代人对于前人之思想再思想之成果……必须要以自己之活的聪明与书中人聪明智慧合起来。书(读)活了，我自己亦才真活了。”

如此说来，则读史读旧书，其“陈香”非既深且长乎？是为叙。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午后

于金陵江淮雁斋

附记：本书定稿后，承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芳、朱琳及聂凌睿、蔡思明、陈欣、张思瑶、陈路遥等同学帮助校对，特此致谢！

目录

闭门读旧书,开卷觅新知

- 001 《猎书小记》与《猎书记趣》
015 《买书琐记》及其续编
022 《过去的中学》读后
032 《胡适选专业》推介
044 借卞之琳《音尘集》说话
055 一个文学社会学意义上的
“方鸿渐”
092 在《青春之歌》帘影后的
张中行
118 “诗话”与“话诗”
126 “旧时燕”与“烟水间”
134 艾煊《碧螺春汛》书后
144 薛冰《南京城市史》推介

- 147 曼莎吟声里的书人书事
- 154 秋游文坛《芳草地》
- 163 “平实中带着回荡，
很有个人风格”
——鲁彦“乡情散文”导读
- 182 花香树荫《榕城赋》，
水镜波明《湖畔》诗
——读何为散文两篇随记
- 242 从“书海摭拾”到“文林阅思”
——如话家常的何为书话
- 250 “汉儒自有专家学，
愿向遗经一问津”
——纪念毕沅诞辰二百八
十周年
- 290 “鸡鸣风雨故人稀，
幾、复风流事已非”
——南社史事随札(外二则)

《猎书小记》与《猎书记趣》

(上)

不知是哪一位先辈说过，爱书的癖好往往都是由爱字的趣味发展而来的。以此映照先贤往哲乃至自己的读书阅历，此言不爽。

我接触到黄俊东先生的文字比较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于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大抵介由《晦庵书话》已经初识了“书话”文体，对书籍的爱好日益强烈了。真是天作之合，不知怎么的，居然从图书馆的卡片柜里又胡乱翻到了《书话集》的书名卡，于是借到了一册香港方面赠送给北大的《书话集》。

《书话集》(波文书局一九七三年版)是黄俊东先生的第一部书话结集。集中的作品原本是在他已任编辑十余年的《明报月刊》“书话”专栏上发表

过的，他自述关注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和从事书话书评写作，是接受了唐弢和叶灵凤两位先生的影响。书分三辑，在自序中，他谦逊地说它们“无非是一些谈作家和书籍的习作而已”。

继《书话集》之后，我在南京又读到了他的《猎书小记》（波文书局一九七九年版），这是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通过深圳书店在一九八五年买到的书，初版印五千册。仍然是《明报月刊》专栏文章的结集，不过在题材上多有涉及其买书经历和读书心得。题名“猎书”，是取爱书人书林觅书犹如狩猎之意。

黄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考证说：

“猎书”，也有人称为“渔书”，西洋的爱书人常以垂钓或打猎来譬喻，说成“渔书”或“猎书”。在我国古代，似乎没有人用过“猎书”这个词语，直至现代才从西洋借用过来，算是“洋为中用”吧。现在提到“猎书”，大家都明白是觅书和收集书籍的意思。不过我们的观念，并不把藏书家和书志学家称为“猎书家”，但西洋往往把藏书家和版本学家，甚至经营古书或

珍本的商人，也常被视作“猎书家”。西洋书志学者或藏书家所写有关书的专著，有不少便采用“猎书”这词语……不过我这里所说的“猎书”，纯是一种生活的习惯和消遣，并不是指像外国人那种专为了搜集珍本书而猎书的意思。

《猎书小记》分为四卷，凡汇编文章一百五十九篇，有插图三幅。

首为阿五于一九七四年冬所作《读书图》，有“小博士造形，奉爱读书的朋友”的题词，但见一小童正光着脚丫，对着茶壶，专心致志地捧读书本；二为齐白石为“老来子迟迟”所作《夜读图》，图为一伏案酣睡的小童，旁题“文章早废书何味，不怪吾儿瞌睡多”，怜子情意溢于言表；三为英国拉费拉木刻《藏书家》图，藏书家正脚蹬木梯举手检书。

在《猎书小记》的序言中，作者表示发表过的书话尚不能全部收入，“如有机会，当再另编一本”，然而这另一本却一直未见。倒是在创意并主编《华夏书香丛书》的过程中还惦记着此事，于是托上海文友陈子善兄联系上黄先生，选编了《克亮书话》，

以飨大陆的爱书者。

《克亮书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分为四辑,卷首有董桥所写题为《送别“书店巡阅使”》的“代序”,其中说作者“四十几年风雨不改,是香港读书界著名的‘书店巡阅使’,写书话,写掌故,十足书虫”。“克亮”是作者的笔名,另有笔名新园、余乐山等。

四年后,子善兄又重新选编了一部《猎书小记》(云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在大陆发行。

该书也分为四辑,依次是“爱书人语”(十五篇)、“中国书影”(二十九篇)、“港岛书缘”(二十篇)和“域外书拾”(二十五篇),附录有香港版《猎书小记》序。

读黄先生的书话集,最难忘的是作者的钟书情结。

其实在中学时期,他却曾度过一段无钱买书而只能到图书馆借读的时期,遂养成勤学好读之习。也许正是想要读书而家中无书的早年经历,让他对于笔墨之道情有独钟。于是他在课余苦读勤写,渐

有文字发表，遂以稿费买书，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也就积累下不少绝版书和孤本书。

在《逛旧书店的乐趣》一文中，他回忆自己早年的猎书经历说：

我自己在做学生的时候，开始爱逛旧书店。有时偶然遇到有合意的绝版书，却无法悉数买下来，于是盘算袋中的零用钱，在没法买下的几册好书中，便静静把它藏在书册之后或移至不受注意的角落，以便回家设法日后再来买，然而旧书店的老板往往在整理书籍时又把它检出来，等我再来之时，已不见书的芳踪矣，这时候心中的难受，别人没法知的。

读黄先生的书话，最令人感到兴趣的，自然首选此种他自己的“猎书故事”。

如说“十年前，我几乎每隔一两天，便到楼梯街和荷李活道一带逛旧书摊，那些卖旧书的多数因交易日久成了朋友，特别是‘康记’的李老头子，他与儿子各自开档，父子两人都十分健谈，每次总是在书档中闲聊”（《思师楼随笔》），于是获赠老李赠送

的剪贴本《思师楼随笔》；还说“从沙田乘火车至旺角站，下车后，直趋花园街，经友联书店门前转入奶路臣街，再走出弥敦道琼华门口搭一零二号隧道巴士，这是经常的习惯，盖目的要在途经奶路臣街的地摊、旧书档巡视一遍之故”（《街边抢书记》），等等。

他说：“我的猎书，从来并无想到要做藏书家的意思，最初纯是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寻找些参考书和种种式式的图片，不得不涉猎较广泛的范围，因此渐渐养成了渔猎杂书的兴趣。”而“渔猎杂书”并且坚持按照“个人的兴趣”写作书话的结果，使他在心智和笔墨上俱获丰收。因此，黄先生笔下自多猎书的经验之谈：

凡是有逛书店习惯的人，好像对于书的嗅觉特别灵敏，在那些破旧的书堆中，就算书脊的皮已经脱落，还是一下子能够发现那种罕见的绝版书。 （《与胡金铨逛旧书店》）

凡是喜欢猎书者，大抵也很注意藏书家的藏品，因此有名的藏书家，无论所藏的书目或

者序跋，均受到读者重视。当代的藏书家，好些喜欢写些有关书的小文章，那就更加为读者所乐闻。

（《版本与书籍》）

因为工作上的需要，特别喜欢买有好图片的书，一些古旧的书刊。如果书中有特殊的图片或插图，一定成为我猎书的对象，有时不惜节衣缩食为买书，也在所不计矣。

（《剩有图书架未虚》）

黄先生过目琳琅，视界自宽，终于成为一位不可多得的书籍鉴赏家。他在《新文学作品的初版本》中指出：“鲁迅的书，版本之多，大抵没有人比得上了，但他在北平‘北新’所出的初版本，印得特别吸引人，毛边本的特殊意味，陶元庆的封面画，鲁迅的字迹等等，无一不教人看了就喜欢，但愈后来的版本愈令人感觉得太平凡了。”

当他眼见香港明河社出版、明报有限公司发行的《金庸作品集》的书装“印得最美最有规格”的时候，直率地批评说：“在中文书籍中，一向不注重书的美和质的好，原因是出版商不肯花钱作投资，以